

開放文學 – 漢文樂園 – 宇宙浪子 第十回 東風無力百花殘

兩人好不容易恢復了神智，談起剛才教主的一番教誨，胡灼感慨良多。她說：「老實說，我以前總認為這位教主是個尸位素餐、任性妄為的神棍。今天才發現我錯了，他的確很有道行，很多過去我不瞭解的疑團，都得到了解答。」文祥說：「我還是不大瞭解，他說的我都懂，但是卻不懂我懂的是什麼！」

胡灼說：「那是因為你平常很少想這些問題。」

「可能吧！請問妳，地宮酒店在哪裡？」

「幹嘛去地宮酒店？」

「我應該住在那裡。」

「住在地宮酒店？」

「有什麼不妥？」

以剛才的情況來判斷，胡灼猜想這可能是文祥工作的一部分，便說：「這樣吧，我帶你去。不過這次情況不同，我們不要再多管閒事了。」

「這樣方便嗎？後天就要開會了，會不會耽擱妳的工作？」

「我的工作？我的工作就是做你的介面啊！」胡灼很得意地用上「介面」一詞。

「聽妳的口氣，這家酒店好像有問題。」

「沒錯，一般酒店在訂房後，客人就可以直接進房。地宮酒店卻特別規定，客人一定要親自到櫃台辦理登記手續。美其名是為了安全，其實另有目的。」

「什麼目的？」

「那我就知道了！再說，一般酒店都是用生化人服務，可是，這家酒店有時會有自然人混在裡頭……」

「自然人？」

「你不知道嗎？為了跟生化人區別，我們都自稱為自然人。我不知道別的地方怎樣，在火星上，生化人與自然人幾乎一模一樣。」

「在地球上我們自稱真人。」

「真人？」胡灼禁不住笑了。

「真人有什麼不對？」

「在這裡，真人指的是修道的人，自然人只是自然而已，一點兒也不真。」

「怎麼？你們這裡還有修道人？」

「當然，不僅有，還多得很呢！」

「妳還沒說，地宮酒店的自然人怎樣了？」

「我最近幾次帶客人去，都被百般刁難，聽他們說些莫名其妙的話。」

「妳是說人反而刁難人？」

「是啊！如果是生化人來刁難那倒好辦了。到時候，你千萬不要說話。」

兩人乘坐磁浮梭，到達地宮酒店時，天色已近黃昏了。火星上的黃昏應該稱做紅昏或繡紅，這裡的太陽比地球上見到的要小一點，經電離罩過濾後，就像一顆渾圓的朱砂球。紅光照在紅土上，紅芒濛濛，頗有夢幻的感覺。再加上黝黑陰影，觸目所及，彷彿浸淫在血海之中，顯得無比慘烈。

文祥從來沒見過這種景色，尤其是身旁還有一位如花似玉的少女，更是迷離詭異。在暗紅的夕陽下，胡灼的皮膚映襯著青春光澤，但是看她行事穩健周詳，顯然又不是少不更事的年輕人。

胡灼察覺出文祥疑惑的目光，笑著說：「你一定在猜的我歲數，告訴你，我今年六十了。我的外表只是虛榮心的產物，剛才聽了教主一番話，我才發覺我有很多個我。」

文祥被識破，有點不好意思，訕訕地說：「我今年三十六了，還在找尋我的我。」

兩人說著，已走到酒店門口。這座地宮酒店是宇內知名的建築，外表並不出奇，但一跨入大門，立刻就是另一個天地。

這裡原來是個小型隕石坑，跨度約有兩百公尺，深有四十公尺。建築師匠心獨運，不但沒有把坑底填平，反倒順著坑勢設計了各式小屋，各屋大小、間距不同，形色有別，一般人稱為「史前地宮」。

一進這史前地宮，就見燈火通明，宛如白晝。奇妙的是，其光源不知來自何處，一片勻和，亮而不耀。

在坑口上方，是一個覆碗狀的半圓穹頂，沿著穹頂，有著奇藤延衍，曲行盤繞。鬚根捫隙墜蔓，垂黃錦繡金緞；枝條如繩似索，攀穹附椽。最奇特的還是那巴掌大的樹葉，竟泛著淡雅翠綠的瑩光。

在藤根鬚枝間，錯懸著數以百計或方或圓，奇光幻彩、玲瓏剔透，如燈籠異果般的精舍，那就是聞名遐邇的「雲術香巢」。

史前地宮共有五層，以寧靜古樸取勝，其間還有三景十折，都是原始世界風貌。旅客可以乘坐磁浮梭，隨意來往各處，探幽攬勝。

雲術香巢上下也有四層，提供那膽大如斗、喜歡冒險的人，享受驚奇的刺激。不要說房間地板採完全透空的設計（當然也能任人改變），光是往返香巢之間，乘坐飛梭高速來回衝刺的驚險，就讓人心神俱顫。

五〇七八號指第五層的七十八號，是雲術香巢最低的一層。

胡灼領著文祥走到櫃台前，服務員禮貌地問道：「請問是不是要住房？」

胡灼向文祥使了個眼色，客氣地對服務員說：「我們訂了五〇七八號房。」

服務員低頭查看了一下，對文祥說：「是文祥先生吧？」

胡灼說：「就是他。」

服務員瞟了胡灼一眼：「那妳呢？」

胡灼說：「我是他的朋友。」

服務員輕佻地說：「是什麼朋友？要不要住這裡？」

胡灼耐著性子說：「我只負責送他來貴酒店，馬上就要走。」

服務員辦妥了手續，問文祥：「你一個人不寂寞嗎？」

胡灼搶著回答：「他是修行人。」

服務員不理胡灼，又問文祥：「你不會說話嗎？」

胡灼有點不耐煩了：「先生，我們還有事，手續辦好了嗎？」

誰知服務員竟一拍櫃台，大聲對胡灼說：「我沒跟妳說話！」

就這麼一拍，櫃台後立即轉出四名面無表情的彪形大漢，個個雙手抱胸。文祥沒有見過這種場面，用指語問文娃，她說：「這家旅店是紅教範圍，我們管不到。」

胡灼陪文祥去了一趟金頂寺，早知文祥不是等閒之輩。起初只是不願惹麻煩，真要有事，她反而膽氣更壯，便大聲說：「你這是什麼態度？你們的經理呢？叫他出來！」

服務員冷笑了一聲，說：「經理？我就夠了！」

胡灼說：「你不配！」

此話一出，那四個像是生化人一樣的大漢立刻蠢蠢欲動。胡灼毫不在意，挺立如山。本來嘛！只要他們真敢動手，電腦自然會制止他們。

不料那服務員手一指，四個人馬上跳出櫃台，把二人圍住。胡灼大吃一驚，為什麼這些人不受電腦節制呢？難怪人家說地宮酒店囂張跋扈，可是，怎麼可能呢？

文祥本來打算旁觀到底，一看這種弩張劍拔的情勢，不願再鬧下去。這時已有一些客人站在遠處旁觀，相互竊竊私語，卻沒有人挺身而出。

文祥很客氣地說：「我是第一次來貴地，特別請了這位胡小姐做嚮導。」

那服務員眉毛一揚，不高興地說：「那你為什麼不開口？」

文祥說：「據我所知，服務行業是顧客至上。既然已經有人代勞，我開不開口又有什麼關係？」

服務員啞道：「少跟我來這一套！我要知道你是不是人，我們不為生化人服務！」說時又將手一招，那四個大漢立時兩人一組，分向文祥與胡灼撲過去。

文祥只覺得眼前一花，突聞一聲暴喝：「給我住手！」

四個大漢一聽到那個聲音，條地收勢急停，呆立在原地。

服務員一時還沒有搞清楚狀況，他發現聲音是從文祥身邊發出，不由得怒火中燒，馬上翻過櫃台，一個箭步直衝向文祥：「你這個混蛋！膽敢指揮我的生化人！」

文祥自己也被嚇了一跳，那個聲音竟然是從自己腕上的念珠發出來的，他還在納悶，那服務生已衝到眼前。文祥來不及招架，本能地往後退了一步，突然一陣金光閃過，一位身著紅色袈裟的尊者，已經雙手合十，擋在文祥面前。

「阿彌陀佛，罪過！罪過！」

那服務員只覺得一股莫大的壓力，迎面猛然襲來，阻住了他的去勢。接著一股更強勁的力量，彷彿一面無形牆，重重地衝撞在身上。一時之間痛入骨髓，他「哎喲」一聲慘叫，人已飛出兩丈之外。

旁邊圍觀的客人，見尊者乍然現身，莫不大驚。再一看服務員挨打，一時人心大快，紛紛鼓掌叫好。

這時櫃台後面又有幾個男女，手抄棍子，個個如猛虎出柙似地衝了出來，其中還有兩個喇嘛。只見這位尊者當庭而立，施出金剛禪喝：「你們統統給我站住！」

這一聲震得人人耳中嗡嗡不絕，那幾個人定睛一看，不由得魂飛天外，一個個撲通跪倒，口呼：「尊者恕罪！」

旅客中原有不少信徒，被眼前情勢震懾住了，不由自主地也下跪膜拜。

原來這位尊者是第九護法協巴多杰，他向文祥合十問禮，說：「施主受驚了！」

文祥也雙手合十，說：「不敢，不敢。」

尊者指文祥腕上的佛珠，對那些跪地磕頭的酒店人員說：「孽障！爾等面對活佛的法器，尚敢如此放肆！」

大家慌忙抬頭一看，那串佛珠本來是半透明的紅色，此刻卻大放光明。紅色珠光在一圈一圈的虛影中，射出輪軸般的七彩精芒。全部共有四圈，各圈之間彩光相對競走，幻化出一片祥光，令人耀眼難睜。

跪在地上的幾個人，只是不停地磕頭，那個服務員知道自己闖了大禍，幾個重頭磕將下去，立時血流不止。

尊者回身向在場的旅客拱手致歉：「貧僧協巴多杰，平素管教不週，致使劣徒肆行無忌，今日貧僧來此清理門戶。各位今日的消費，一律由本店免費招待。」

此話一出，人人歡喜。協巴多杰又對跪在地上的一位喇嘛說：「烏堅吉美！你先把生化人的程式重新調整好，業務完全交給他們負責！今後不許你們任何人再插手！快通知所有業務單位，全面給我清查！」

烏堅吉美叩頭領命，協巴多杰一揮手，一襲光帷已把不相干的人隔在外頭。尊者又運起縮地法，把地上諸人移到面前；同時又解開了那四個生化大漢的禁制，讓烏堅吉美送到後面調整。一切安排妥當，這才又與文祥、胡灼二人見禮，他向地上一指，三張上鋪蒲團的圓凳緩緩浮出地面。協巴多杰說：「施主如果不習慣，可以換坐沙發。」

文祥忙說：「不必客氣，這個很好。」

協巴多杰又說：「家門不幸，連累施主們受驚了。修行的法門雖是五花八門，大致說來，不外嚴刑峻法或自由任性，前者可以得一體面的外表，後者則見人之真章。教主慈悲，有意讓他們自行覺悟，一些小過錯便忽略不計。等到他們劣習漸深，再來清理門戶。在這個過程中，真正向道的修行人，一定不會同流合污，修為自必更上層樓。」

「教主以佛珠相贈，即是將法眼付託，有意藉施主親身觀察，乘機作一次整理。貧僧將隨時因應情況，或明或暗，務必將害群之馬，逐一處置。」

胡灼知道這種場面，其實是做給文祥或電腦看的。這些人態度惡劣是事實，那是因為喇嘛教在此包辦了各項事業，獨佔生意做久了，難免趾高氣揚、任性妄為。

這本是人性的弱點，又算得上多大的錯誤呢？自己在火星上走動多年，此時正是建立公共關係的大好良機，不如做個順水人情。

於是，胡灼便說：「請尊者鑒諒，此事實由信女引起，當時因為心急，言語多有不當，不盡然是他們的錯。」

協巴多杰點了點頭：「阿彌陀佛，聞得教主對胡施主多有開示，恭喜施主佛緣深厚。貧僧因當時有事，不在寺中，錯過良機，甚是遺憾。」

胡灼忙道：「信女承蒙教主開示，有如醍醐灌頂。」

協巴多杰說：「以施主之見，應當怎樣處置他們？」

胡灼誠懇地說：「信女不敢僭越，但求尊者看在文祥先生的面上，網開一面，下不為例就是了。」

協巴多杰頷首笑道：「阿彌陀佛，善哉，善哉。」便對跪在地上的一干人道：「你們聽見了，胡施主大量，不究既往，你們現在都給我回到寺裡，好好修行！」

協巴多杰處理完畢，便陪著文祥與胡灼，一起到雲術香巢。上到香巢需乘坐一種小型花籃式飛機。三人上機坐定後，卻見有一個人畏畏縮縮地，在棧旁徘徊。協巴多杰又下機，問那人道：「不必害怕，你是在找人嗎？」

那人一見尊者問話，立刻下跪道：「仁波切③請發慈悲，小的已經走投無路了。」

協巴多杰和藹地說：「你說，什麼事？」

那人如搗蒜般地磕頭，一面說：「小的和兒子阿巴在西南方的快活谷有個石礦場，前些時挖到幾塊中子石，小的拿來給這裡的師父看。師父說是假的，卻帶人去快活谷，把我們父子趕了出來。」

協巴多杰將他拉起，發覺那人面容枯瘦，體質甚差。問道：「你兒子多大了？」

那人說：「今年三十了。」

協巴多杰說：「他人在哪裡？」

那人說：「和小的一樣，到處求情！」

協巴多杰說：「叫你兒子過來見我，我在五〇七八號。你在家等著，不要再來，你需要治療保養，快回去吧！」那人高高興興地又磕了幾個頭，這才去了。

協巴多杰上了梭，對二人說：「我們平時出來，他們不敢求情，誰也不知道哪位喇嘛能幫他們解決問題。我們又不願意故意出來亮相，這種事無論怎樣做都有流弊。敝教主的看法是一切任其自然，像今天，文施主來了，就是自然的機緣。」

文祥說：「可是這種機緣不是太少了嗎？」

協巴多杰說：「也不見得，萬事有一定的規律，變化多，機緣就多。沒有變化，就不會有問題，有問題一定有變化。」

文祥聽了，若有所感，好像在哪裡聽過這種說法，便順口問：「尊者的意思是說，一定都是前定的？」

「那就要看施主對前定的看法了。」協巴多杰說。

飛梭開動了，兩公里的路徑並不長，梭外的房舍草樹如飛一般地掠過，再往前看，距離幾乎沒有改變。文祥看看前面，又看看身邊，比來比去，知道這一定是幻境，但用在此時此地，確是羚羊掛角，不落痕跡。

協巴多杰知道文祥已經看出來，微笑說：「施主如果不從客觀立場考慮，必然看不出這是幻境。人對環境已有主觀的認識，知道這裡全長不過兩公里，以飛梭的速度，要不了幾秒鐘就能飛到。人因為產生懷疑，才會去分析、思考，最後才能看出真相。」

文祥說：「尊者的意思是，有人看不出這裡的真相？」

協巴多杰：「不是有人，是絕大多數的人，他們被環境的變化迷住了，只顧吸取感官的刺激。本宮遐邇聞名，就是憑了這種幻覺。」

文祥若有所悟的問：「尊者是說，人生也是如此？」

協巴多杰哈哈一笑：「好！施主必是我道中人。就像這裡的各種設施一樣，人生早已定型，只待客人來此一遊。」

文祥說：「可是，我來了以後，還可以改變調整呀！」

協巴多杰說：「是嗎？這飛梭是電腦控制的，你或許以為可作小小的調整。但是施主再想想，你為什麼要調整呢？一定有原因吧？而那個原因又是另一個原因所決定的。」

文祥說：「這樣說不等於是虛無論嗎？」

協巴多杰說：「剛才不是說過了嗎？如果不跳出主觀，提昇到客觀立場，怎麼知道飛梭是幻覺呢？如果跳出了自我，哪一個原因不是由最原始的肇因支配的？」

文祥大喜道：「那麼，知道了原始肇因，就可以知道過去和未來了？」

協巴多杰說：「知一就知萬，何必管過去未來？」

胡灼說：「尊者，能知道未來不是更有用嗎？」

協巴多杰說：「有什麼用？」

胡灼說：「比如說，像今天的事。」

協巴多杰說：「阿彌陀佛！如果事先都防止了，那三千大千世界盡入涅槃！」

胡灼問：「那有什麼不好？」

協巴多杰說：「當然好，涅槃原本盡在涅槃中，不去分辨就是涅槃。人有所識，是因清中有濁，我佛也因此一大因緣而問世。有此因緣，必然有此果報，要防止什麼？」

胡灼有感而發：「信女只是覺得做人太可憐了，不知道怎樣幫助他們才好？」

協巴多杰說：「阿彌陀佛！施主此刻有無煩惱？」

胡灼想了一想，說：「只有剛才那個困擾。」

協巴多杰說：「好，待貧僧為施主解除煩惱。」說罷，就準備施法。

胡灼詫道：「尊者明鑒，這煩惱不是信女本人的，又怎能從我身上解除？」

協巴多杰說：「施主不妨說說看，天下有哪個煩惱是屬於他本人的？」

胡灼說：「比如長得不好看。」

協巴多杰說：「那是怕別人不喜歡，別人不喜歡分明是別人的煩惱。」

胡灼想了想，又說：「沒有人愛我。」

協巴多杰說：「人除了愛自己，還會愛誰？人為什麼有這種煩惱呢？還不是受了別人的影響。人來時只有自己，走時也帶不了他人，管別人幹什麼？」

胡灼又說：「這樣太自私了吧？」

協巴多杰說：「阿彌陀佛，人生下來，一事不知，又能顧及何人？施主足跡遍天下，也不過人生閱歷的增長罷了！不潛心修煉，增生智慧，哪來能力幫助他人？兩位施主有心濟世本屬好事，如果能力不足，害人一次事小，倘若誤人終生，那就罪孽深重了。」

說著，飛梭已停在一盤根錯節的藤枝上，文祥一看，四面碧玉翔煙，腳下卻凌虛憑空，俯瞰峽谷屈曲枝分、亂石轟駕，令人不敢逼視。這種藤樹全靠氣根吸取營養，氣根之上則是粗若人臂的藤條，相互纏繞，盤旋而上。

在聳枝茂葉之間，有一棟精巧的木屋，整個架構因樹而成，綠葉為頂，嫩枝作架，恍如自然生就一般。協巴多杰先下了雲階，徐步梢頭，輕風吹過，袍角翻飛。極目四顧，盡是雲霧靄靄，下望不能見底。文祥壯著膽子，三步併作兩步，跨進了房門。

室內倒是極為寬敞，三人剛剛坐定，就見一個青年，匆匆趕來。一見協巴多杰，便磕頭道：「叩見仁波切。」

協巴多杰將他拉起，對文祥及胡灼說：「要替人解除煩惱，必須先有能力。貧僧潛修多年，至今尚不敢妄言為人排難解紛。但阿巴既已來此，貧僧少不得要去淌一次渾水，事不宜遲，貧僧這就去了。」

胡灼立刻說：「尊者能否開恩，讓信女同去？」胡灼是個聰明人，這種機會太難得了，紅教的九大護法，平常根本沒有機會見到。協巴多杰不但精通佛理，又一再諄諄相勸，不像一些半調子喇嘛，只是口誦經文，不知所云。

文祥聽胡灼這麼說，也知道機會難再，想去見識一番，便說道：「如果尊者方便，在下也想同去，增長智慧。」

協巴多杰笑說：「阿彌陀佛，既然兩位有緣，那麼請站過來罷。」

二人不知究裡，聞言便走到協巴多杰身邊。突然，眼前金光閃耀，身體一震，四人已經飛翔在一片紅土上空。

協巴多杰解釋道：「這是本教自備的飛雲梭，由於本教累積能量極多，得到電腦當局的准許，可以自行應用。這飛雲梭採用電磁衝力，時速可達三百公里。梭外也有電離防護層，只是載重量不大，只有四百公斤。」

阿巴哪裡見過這種世面，早已看得目瞪口呆，文祥與胡灼早先坐過，這次就不覺得那麼新奇了。梭行甚速，下面的紅土如飛一般後退，有房舍之處，尚可見一片青草地，一團團濃濃綠蔭。

文祥在月球上研究了半年石頭，對中子石早有耳聞，卻不知那有什麼用，隨口問道：「請問尊者，什麼是中子石？」

「啊，那只是一種隕石，在高速高壓下，擊中了火星上特有的一種堅石。在爆炸後，部分質量陷縮到堅石中心，一立方公釐的體積，就有數十公斤重，所以又稱重石。」協巴多杰回答道。

「那有什麼用呢？」

「因為它能吸收重力能量，最初是用來做反重力的驅動器，後來電腦也能仿造，用處就不大了。但是，如果落到野心家手上，這種石頭可以變成利器。」

這時前面出現了一座高大的隕石坑，坑口約有數公里直徑，邊緣石骨嶙峋，很像一頂皇冠。從坑頂往下，是一片約四十五度的斜坡，除了頁狀的裂痕，倒是光滑異常。坑底落石縱橫，各個嶙峋粗礪，如刀斧森列，令人望之生畏。

「佛爺，就在那個大缺口裡面。」阿巴忙指著說。

坑口有塊巨石業已坍塌，形成一個十餘公尺寬的缺口。飛梭貼近山石飛過，文祥見那石色紅中映黃，除了顏色外，光澤石質倒與月球上的一種燧石有些相像。

飛梭再往前進，眼前景象突然一變，觸目都是一叢叢嶙峋鬼愕，猙獰奇詭的石條。從整體看來，中心地帶比較平坦，還有一處下嵌成凹槽，四週的石林由短而長，突然向外方斜切上去。

再向前飛，協巴多杰面色陡變，「咦」了一聲，口中唸唸有詞。此時梭身突然劇烈地顫動，似是難以控制。

協巴多杰手忙腳亂地從身上取出一個白盒子，在上面略一撥弄。但見梭尾噴出一片黑煙，梭身連續跳動，發出轟轟的咆哮聲，速度也慢了下來。

協巴多杰這才放心來，說：「這坑谷裡的中子石甚多，會干擾重力能，在此很多設備都會失效。待會兩位請不要離貧僧太遠，以免無法防護。所幸本梭有備用的甲烷／氧氣二元推進劑，否則就麻煩了。」

飛梭繼續往前推進，到達盆地中央，剛剛停下，就見四週衝過來數十個人，其中還有兩個紅衣喇嘛。

協巴多杰不動聲色，將手一招，收起飛梭。

那兩個喇嘛一見來者竟是協巴多杰，登時嚇呆了，還有幾個人掉頭就逃。另有三個長髮披肩、身材高大的白種人，竟而衝到協巴多杰面前，其中一人狠狠地說：「你們是誰？怎麼闖入我們的私人礦場？」

協巴多杰安祥地說：「我是協巴多杰，本區的行政長官，我有權巡視任何一片土地。我知道你們是誰，也知道你們怎麼來的，更知道你們已在電路中動了手腳！」

那人一聽，知道麻煩大了，回頭向另外兩個人一使眼色，說了聲：「快！」三個人極有默契，各自將手一抬，三道紅光急往協巴多杰處射來。

協巴多杰早有防備，馬上啟動電離罩，只見紅光擊處，火花四濺。尊者手一合，電離罩便往前推進。那三人知道不是對手，立刻收起紅光，呼嘯一聲，四下奔竄。

協巴多杰只喊了聲：「達普巴！你們去把他們抓回來！」

那兩個喇嘛原本跪伏在地，聞言忙不迭叩了三個頭，爬起身來，各自招呼了幾個人，分別往那三個白人逃離的方向追去。

協巴多杰前後一看，到處都被挖得坑坑窪窪的，此刻尚有十來個機器手還在鑽地。他問阿巴說：「這些器材是你的嗎？」

阿巴說：「啟稟仁波切，這些都是他們帶來的。」

協巴多杰說：「你把那些不是你的，都清理出來。」阿巴領命，高高興興地去了。

文祥有些好奇，問道：「怎麼這些人還能開火呢？豈不是無法無天了？」

協巴多杰說：「火星不比地球，這裡一方面人類的自主性較高，一方面是電腦當局與人類議會曾有默契，放鬆火星的管制，給予人類文明另一條演化的管道。是以火星上的地球偷渡客甚多，像剛才那三個人就完全不受電腦節制。」

文祥大感訝異：「地球偷渡客？」

協巴多杰說：「是的，美國有些科學家，懷著強烈的優越感，不肯認同電腦聯盟。他們有一個叫人類自覺的組織，在洛磯山中設了一個基地，招募到幾百名第一流的科學家，用傳統的液態燃料火箭，不定期地發射，向火星移民。」

文祥說：「他們來這裡做什麼呢？」

協巴多杰說：「他們聲稱是為了外太空探險，實際上是希望與電腦一較高下。這也不是壞事，生物學家說過，動物身上的蟲子，有助於宿主間的社交，我們只要能掌握這些人的動向就夠了。這也是為什麼電腦同意本寺有高度自治權的原因，必要時可以由我們出面協調。」

胡灼忍不住插口道：「尊者，信女有一點實在不懂，可以請教嗎？」

協巴多杰笑說：「貧僧雖是出家人，頗知社交的重要。人生就是認知的過程，藉以將億萬溝通為一。施主有話就問，貧僧是知無不言。」

三人邊走邊談，這時已走到一個小石屋旁，三人便在屋前的涼椅上坐了下來。

胡灼說：「這樣做不是縱容那些害群之馬嗎？」

協巴多杰說：「事物有其必然的因果，人所知有限，不如任其自然。人吃了食物，尚須排洩，社會上的許多問題，如無宣洩的管道，有些人將難以生存。」

胡灼說：「以法律制裁不是有效得多嗎？」

協巴多杰反問道：「施主的看法呢？」

胡灼說：「總比放縱要好。」

協巴多杰說：「施主知道什麼是棒狀磁鐵吧？」

胡灼點頭說：「知道。」

協巴多杰說：「施主必然知道磁鐵棒有兩極，如果嫌一極不好，去掉一截，能不能把磁鐵的極性去盡？」

胡灼搖頭說：「不能。」

協巴多杰說：「人性的善與惡，正是磁極的陰與陽，一樣是去不掉的。」

胡灼不同意：「應該可以，歷史上曾有一些清明的社會呀！」

協巴多杰說：「清明與昏庸只是程度的差別，磁鐵也有力量強、弱之分。後人單從某個角度去看，衡量的標準難免失之偏頗。須知清明社會黑暗仍在，而在昏庸的時代，也還是清明處處，所謂『十步之內，必有芳草』就是這個意思。」

胡灼說：「我也聽說過『風行草偃』，政府若清廉，貪賊不存；再若官吏正直，黑道必不興。」

協巴多杰說：「這是外表，只是一時的狀況，貪官也非天天貪、時時貪。貪是人性，是清廉的另外一極，若無貪賊枉法，不能突顯清廉之可貴。黑道是白道的另一個極端，由於白道掌權，主宰了歷史、文化，以名利官祿為誘，以光宗耀祖為餌。然得者有限，而失者居多，人性為求平衡，遂有反其道而行的黑道產生。古人說：『疑則舉而歸之於仁，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天下，使天下相率而歸於君子長者之道。』④便是一種寬容的態度。」

胡灼說：「據尊者所言，人生是非何在？」

協巴多杰說：「施主之言差矣！人生是一，何來是非？」

胡灼說：「那麼尊者虔心進修，所為何來？」

協巴多杰說：「阿彌陀佛，貧僧未曾進修，只不過求一了悟。」

胡灼說：「敬問尊者所悟者何？」

協巴多杰說：「與施主所見略同。」

胡灼說：「尊者之言亦差矣，信女與尊者所見恰恰相反。」

協巴多杰說：「磁極之陰陽，不過位置相反罷了！」

胡灼說：「位置相反，相去不可以道里計。」

協巴多杰說：「施主言重了，雖千萬里，亦有相遇之時。」

胡灼說：「果如尊者所言，豈非要等到無盡？」

協巴多杰說：「水滴石穿，功到自成。」

胡灼說：「那貪贓枉法之徒，不是得其所哉了嗎？」

協巴多杰說：「施主認為得其所哉，正因施主尚有貪婪之心。」

胡灼問：「會有人沒有貪婪之心？」

協巴多杰避而不答，只說：「阿彌陀佛！阿彌陀佛！」

在兩人針鋒相對之中，文祥大有斬獲。顯然尊者與胡灼也是意見的兩極，尊者站在宏觀立場，而胡灼是微觀的角度。那麼自己呢？這一陣子觀念導通了不少，不像在月球上，除了過去，什麼都不想。

假如衣紅也在這裡多好！她一定能有所領悟！胡灼雖然不脫少女的神態，可是太世故了，少了一分純真的情趣。人不是一天一天成長嗎？成長後的睿智令人敬重，敬重之中必然缺乏愛憐的成分。顯然愛憐代表了依戀、不成熟，要不然自己為什麼對她念念不忘？

文祥還在想這個問題，那邊達普巴等，已經把三個白人押了過來。

協巴多杰略一打量，對中間那位神態倨傲的壯漢說：「我知道你們來此不易，也知道中子石對你們的計劃非常重要，我甚至知道你們的基地在哪裡。老實說，你們前天製造的矽烷，在氫氣流沖刷矽沙時，溫度太高，造成了超矽化反應。」

那人本來還輕蔑地聽著協巴多杰說話，等到連前天製矽烷的錯誤，都被人一指出來了，他才感到大事不妙。那是他們的火箭推進劑，是絕對機密的，難怪達普巴那些蠢蛋會把這位喇嘛推崇得如活佛一般。

那人雙腿一軟，跪倒在地：「大師！我叫克里士，因為受了壞人的引誘，才跑到這個鬼地方來。請恕我們無知！我們被困在這裡很久了，如果沒有中子石，就無法脫困！」

「不用騙我。」協巴多杰和悅的說：「你們能自行從地球上來此，已經算是人中龍鳳了。你們不可能給中子石加工，只是想挖了賣給席克集團。這樣吧，今後你們不要再來騷擾了，我送你們七粒中子石，比你們自己挖上半年還划得來！」

「真的？」克里士簡直不能相信，問道：「大師，你為什麼對我們這麼好呢？」

協巴多杰微歎道：「唉！這叫對你們好？我這是害你們！告訴你，真為你好，我該先把你們痛打一頓，關起來餓三天！」

「是呀，為什麼你不把我們關起來呢？」

「因為你們難明事理、會變本加厲，下次來的人更多！」

「沒錯！可是我這樣輕輕鬆鬆就得到七粒中子石，難道就不會食髓知味？」

「不錯！你是個誠實人，我也對你實話實說，我知道你們這個團體有十八個人，到現在為止，大家都很團結，利害與共。問題在你們每個人都有不同的看法，這七粒中子石會讓你們分裂，分裂以後，你們自然就煙消雲散，也不用我來關你們了。」

「大師，你怎麼這麼有把握？」

「不是有把握，而是我知道。」

「萬一大師看錯了昵？」

「阿彌陀佛，那天下就沒有定理了，你們正好妄作非為。快回去吧，我已經派人將中子石送到了，你我談話之時，爭端已經開始了，再去晚一點，更加不可收拾。」

那三個人半信半疑地走了，協巴多杰把達普巴等一干徒眾叫來，訓斥了一頓，罰他們留在當地，為阿巴父子服三個月勞役。

處置完畢，胡灼忍不住問道：「尊者不是主張慈悲為懷嗎？為何又要加害那幾個白人呢？」

協巴多杰說：「阿彌陀佛！懲惡治暴，這不是方丈施主的主張嗎？話說回來，貧僧只是動用了一點本分以內的權力，令這段因果實現而已。他們遲早會挖到中子石，要知道這些石頭價值很高，這十幾個人之中，有些是要為人類爭口氣，立場堅定，至死不屈。而大半都是投機份子，各有私心，在沒看到厚利之前，倒還能苟合於一時。他們的運數僅止於此，敗亡是必然的事。」

文祥一聽到運數，耳朵就豎得老高，忙問道：「尊者能令因果實現，當亦能改變運數，這應該是小乘佛法了？」

協巴多杰說：「阿彌陀佛，外人以為本教源出小乘，稱我們紅教密宗，實則我佛說法數十年，只有一乘，不分大小。只因世人智愚不齊，領悟力有別。下愚之人，不可以語上，教之勤誦佛號，多作善事，天堂有望就夠了。而上智之人，身在人間，心向真如，須以認知體驗來接引。除此兩類，絕大多數則介於智愚之間，不上不下、時上時下。兩位施主境界甚高，故貧僧以真實認知相告，如克里士這些人，雖略有知識技術，在智慧上亦屬愚夫，唯有以彼等能理解的技倆來對付他們。」

「誠如尊者所言，小乘技倆是存在的？」

「既然有大，大就包含小，一般人稱為神通，其實是毫無價值的技倆。」

「可是所謂的神通不是違反了物理法則嗎？」

「不然，物理和神通均屬天理的一部分，兩者同樣遵循天理中時間與空間變化法則。時空是相對的，你一定知道，專心一志時，時間過得很快。施主不信，可常唸『阿彌陀佛』，必能專心致志。在物理上，時間是能量的一種向量，因此速度與能量成正比。比如說，在過去，從地球到火星要一百八十天，現在只要七天。為什麼呢？這可以說也是一種小乘技倆，明白的說，就是所用的能量大了。任何人只要知道這種應用能量的方法，比如說多學些技術，就可以有神通。」

「能否請尊者施展一點神通，讓弟子開開眼界？」

協巴多杰點頭微笑說：「阿彌陀佛，為助兩位施主早登彼岸，看來貧僧非獻醜不可，施主不妨出個題目吧！」

文祥想看中子石，便說：「可否請尊者取一粒中子石？」

協巴多杰向四週略一觀察，口中唸唸有詞，幾個碎石機器人便走向一塊巨石，一陣挖鑿後，只見該處塵霧瀰漫，碎石紛飛。不一會，一個巨型的起重機器人緩步而出，偌大的怪手中央，放著一粒光黑如漆的小石子。

文祥大失所望，這怎麼能稱為神通呢？連帶的，他對中子石也失去了興趣。文祥毫不掩飾，淡淡地說：「尊者這種神通，只要會操縱機器的人都有。」

協巴多杰點點頭，說：「阿彌陀佛，施主還嫌太慢！待貧僧把速度加快。」

說罷，剛才挖石的情景又重演了一遍，只是機器人連斤成風，一轉瞬就完成了。

文祥若有所悟，既然速度可快可慢，如果再把時間縮短到彈指之間，那不就是所謂的神通了嗎？人只是太拘泥於表象，就算親眼見到了，有些還是不能相信。

「施主可看清楚了？」

文祥說：「胡小姐曾說，貴教上下都有神通，弟子是想見識一下。」

協巴多杰說：「阿彌陀佛，施主是想看貧僧表演！」

文祥只是一時好奇，協巴多杰此話一出，讓他嚇得出了一身冷汗！協巴多杰以紅教第九位護法之尊，不惜屈尊紆貴，諄諄教誨。自己居然鬼迷心竅，要求尊者特別表演一些雕蟲小技，怎麼會有如此荒唐的想法！

想到這裡，文祥臉紅耳熱，窘得說不出話來。尊者微笑地對他說：「阿彌陀佛！不知者無罪，施主雖是我道中人，難免也有片時之迷。世人之病即在妄求新奇，真理本在身邊，一旦失去新奇感，人就視而不覺，當作平凡。人類文明就是無數個神通堆砌起來的，上古時期人視騰雲駕霧者為神，等人能飛上青冥，又不覺得稀罕了。若以長生不死為神，今日人人皆已成神，卻又不以神仙為榮耀了。人心如此貪婪，就算上登極樂世界，做了大羅金仙，也是不能滿足的。」

被尊者當頭棒一打，文祥神智一清，總算又理解了一層道理。這話不啻是針對自己的病症，所下的一劑猛藥。自己平素老喜歡追求一些玄妙的事物，總覺得平凡就是沒有價值，並不如何珍惜。別的不說，僅以感情為例，就該有深刻的反省。

在認識小倩之前，文祥原來有一位女友，那是個溫柔體貼的女孩。但是她太平凡了，平凡得像空氣流水一樣，直到分手後，文祥都對她沒有多少印象。

小倩剛剛相反，兩個人非常投緣，整天嘰嘰喳喳的，談的無非是些虛玄難明的事物，還認為那才是高深精微的真理。終於，小倩被更新奇的刺激吸引過去了，自己喪失了依戀的天地。等見到衣紅，在七天朝夕相處的時刻，也沒有發現她的可貴。卻在分離的一剎那，迸放出難遏的火花！

今天，從見教主到領受協巴多杰的教益，那麼多人生的至理，自己不但沒有用心體會，反倒把尊者當作變魔術的小丑，想看看新奇的把戲！尊者說得不錯，人的問題就在於鎮日追求新奇，結果當然是竹籃打水，永遠無法滿足。

不僅是文祥，胡灼也若有所悟，兩個人早已遁入自我的思維網絡中。連尊者怎樣送他們回去，以及回去後又如何分手等等細節，一概都記不得了。